荀子集解

荀子卷弟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 集解

非相篇弟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盧文弨曰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道說○王念孫曰元刻補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有相人卽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言雖有直以為無有耳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 古者有姑布子卿 姑布姓子卿名相趙襄子者或本無姑字 今之世梁有唐舉 相李兌蔡澤者 相人

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深非之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漢書儒林傳馯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馯臂也馯音寒○俞樾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昔者衞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爲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

○盧文弨曰案焉字古多以爲發聲如周禮焉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爲發聲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期思縣鄙人郊野之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禿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劍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輢上出式者詩曰猗重較兮○盧文弨曰今毛詩本倚誤作猗正義明云倚其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宋本足利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白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郝懿行曰白公之亂子高入闔門不介胄蓋由微小短瘠行不勝衣故耳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著字之譌隷書著字或作著形與善相似數見碑隸隸辨祜鄰作俞樾曰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蓋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故事不

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揳與絜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權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唯在志意修飾耳○盧文弨曰案注以志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先謙案盧雖釋言將且也此承上文言古之闇人不以相論故事不揣絜長大輕重亦且有志於彼數聖賢也楊注非**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僭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周穆王使楚誅之瞻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盧文弨曰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子虛賦曰蒙公先驅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倛音欺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椔與菑同○郝懿行曰是矣詩傳木立死曰菑菑者植立之貌周公背傴或曰襪僂其形曲折不能直立故身如斷菑矣**臯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閎天之狀面無見膚**閎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鬚髯蔽其膚也○盧文弨曰注鬚一作鬢

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郝懿行曰鰭在魚之背立而上見駝背人似之然則傅說亦背僂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尸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眸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重瞳蓋堯亦然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盧文弨曰從者猶言學者注非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姣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王念孫曰案如楊說則越勁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越者輕也言筋力輕勁也說文云趫輕勁有材力是也越字本作娍說文曰娍輕也娍月玉篇音于厥切娍與越古字通呂氏春秋本味篇注曰越輕易之發緇衣引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言毋輕發厥令以自傾覆也[illegible]非說文跳輕足也義亦與越同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僇與戮同稽考也後世言

惡必考桀紂爲證也○盧文弨曰稽止也此卽天下之惡皆歸焉之意稽猶歸也注非是郝懿行曰稽者同也後世凡言惡者比之桀紂是與之同楊訓稽考既矣正論篇句義同先謙案王霸篇正論篇文與此同楊並訓稽爲考儒效篇是大儒之徵也又云是大儒之稽也楊注徵驗也稽攷也稽徵對文義當訓考卽尚書稽古之義荀書它篇用稽字亦無二義當從楊說是

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方言云儇疾也慧也與喜而翾義同輕薄巧慧之子也儇火玄反○俞樾曰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東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曰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言輕細也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曰老婦得其士夫○郝懿行曰女士對言如詩之氓易之大過皆是古以士女爲未嫁娶之稱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

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不必上智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罰爲有司所束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苦傷今之刑戮悔其始之所爲）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爲美乎○盧文弨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並與相人無與疑是榮辱篇錯簡於此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下有而字案文不當有今從宋台州本刪）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鄉讀爲向若如也謾欺毀也莫干反○先謙案若順也向則不順背又謾之故必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若字不得訓爲如楊注非）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不也言智慮德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遠不能推

讓明白之言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讀爲懸王念孫曰曲直有[illegible]以相縣矣[illegible]楊以明爲明白非也明者尊也言不能尊智士也仁人不能推智士不能明明與推告尊崇之謂也古者多謂尊爲明處遷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注莊曰明猶尊也祭義明命鬼神鄭注曰明命猶尊名也晉語曰昔公子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明鬼神祗山川墨子明鬼篇曰鬼神不可不尊明也皆其證矣先謙案王說有相字是今從宋本補正

人有此三數行者○王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謂上文之三不祥與三必窮也其三字即涉上文而衍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晛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晛曰氣也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言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喻欲爲善則惡自消矣幽王曾莫肯下隨於人用此居處斂其驕慢之過也○郝懿行曰毛詩本出荀卿荀所引詩多與毛合毛詩見晛曰消韓詩曣晛聿消毛云晛日氣也韓云曣晛日出也二說義相成廣雅釋詁曣晛煗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荀卿引詩作宴然即曣晛也宴晏燕古通用玉篇曰曣同晛如段氏說然則毛詩見晛之見應讀爲晛晛宴雙聲肰晛曡韻亦兼雙聲俱音近假借字耳聿曰二

字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與韓毛本無不合也下隧毛作下遺古讀遺隧音同如隧字或作隧見於說文可證矣隧與隊同隊墜古今字也下隧者以言小人莫肯降下引退如雪宴然消滅方用居位而數以驕人也屢當作婁婁者亟也數也毛詩傳自荀卿今推荀義以補毛傳義或當然鄭箋讀曰屢婁數也與毛異不當援以注荀楊注失檢先謙案此詩毛作見晛韓作曣晛魯作宴然宴然曣曣之消文宴燕古文通用字廣雅曣曣煖也正用魯訓漢書劉向傳引詩雨雪麃麃見晛聿消顏注見無雲也晛日氣也宋見不得訓為無雲據說文暥星無雲也晛日見也依顏注是劉向引詩見正作暥顏所見本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向用魯詩尤可證合玉篇廣韻皆云晛曣二形同韓之曣晛即魯之曣曣耳麃瀌消文屢婁古今文之異荀子傳詩浮邱伯伯傳申公為魯詩之祖荀書引詩異毛者皆三家義而郝氏强為毛傳合失之遠矣餘詳余所撰三家詩義疏不復出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

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

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豸似人而能言出交阯形笑者能言笑也。郝懿行曰狌狌人形言笑如人亦二足惟有毛爲異耳俞樾曰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其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改狌狌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先謙案狌狌即猩猩宋羅願爾雅翼說猩猩云其狀皆如人與狒狒不甚相遠荀卿曰今夫猩猩形相二足無毛也既言二足而又言無毛則去人不遠矣據此宋人所見荀子本形笑作形相而毛作無毛李時珍本草綱目言猩猩黃毛如猨白耳如豕人面人足長髮頭顏端正是猩猩身非無毛其面如人無毛耳李又引荀子言猩猩能言笑謬矧二足無毛是李所見荀子已作笑字而云無毛則同此文當作無毛俞說是也自來說狌狌者誦其能言能嘯無謂其能笑者能笑迺狒狒食人之物也疑注形笑者七字後人據誤本荀子加之非楊氏元文荀子固不當云狌狌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食獸無辨故賤而食之胾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 有上下親疏之分也 分莫大於禮 分生於有禮也 禮莫大於聖王 聖王制禮者言其人存其政舉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 問聖王至多誰可為法也 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滅息節奏久則廢也○盧文弨曰注節奏宋本作宗族案楊以節奏訓族字與以制度訓節字無涉今從元刻郝懿行曰族者聚也湊也湊與奏古今字漢律志族奏也是其義也奏湊族族疏釋義同然則節族即節奏矣楊注是也王念孫曰故衍字自曰文久而息以下皆與上文聖王有百吾孰法焉二句自相間各則曰上不當有故字明矣蓋涉下文二故曰而衍下文曰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滅與絕為韻則此亦當然今本滅作息則失其韻矣息字蓋涉注文滅息而誤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興治褫直吏反○劉台拱曰極疲極也王念孫曰褫之言弛也言疲於禮而廢弛也俞樾曰極禮而褫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褫三字為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褫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尚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

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褫即因注文而衍先謙案俞說是也法即禮也法數即禮數也守法數之有司即榮辱篇所謂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之官人百吏也極下自不當有禮字

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粲然明白之貌言近世明王之法則是聖王之跡也夫禮法所興以救當世之急故隨時設教不必拘於舊聞而時人以為君必用堯舜之道臣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惑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審其所貴君子焉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劉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沿之王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俞樾曰劉汪王三君之說皆有意為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難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為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為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為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為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長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周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下作後欲背先王之道而後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盧文弨曰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謂詳觀其道也○劉台拱曰案其人荀卿自謂也所貴君子其人之所宗仰若仲尼子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王念孫曰此文本作其所以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錢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譌作以其其則義不可通韓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錢本作其以彼眾人

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測度度大各反下同其所見焉
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
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俞樾曰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
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眾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眾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
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聖人何以不欺曰聖
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能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
欺正對上文眾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
亦不欺人則因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而不知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故以人度人以
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云欲惡皆同豈其治亂有異以類度類類種類謂若牛馬也以說
度功以言說度其功業也以道觀盡以道觀盡物之理儒效篇曰涂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
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也言自以人度人

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古今一也彊國篇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正論篇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君子篇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一下不當更有度字蓋涉上數度字而衍楊注云古今不外盡可以此度彼則所見下已有度字外傳無**類不悖雖久同理**古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與古不外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之道則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炫燿而不惑鄉讀為向**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其人事跡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間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綱詳謂周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為愈榮辱篇請之而俞濁者口也參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為愈是也俞誤作侖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本作

間其小略與詳對小與大對據楊注云惟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則本作間其小而不知其大明矣今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黨親比也。郝懿行曰注云黨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朗也解悟貌此則黨為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也徐楨曰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　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至誠好善之士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也辯謂能談說。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言當為善善字本作譱脫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言字而誤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甑矧凡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詩体職野龐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善作言則下文三之字皆義不可通　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所好尚也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黼黻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王念孫曰案觀本作勸勸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黼黻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則所見本已誤作觀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藝文類聚人部十五正引作勸人以言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盧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之而盧本從之案此與上二句文同一例聽人以言者我言之而人聽之也我言而人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作聽人以言明矣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猶水處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接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俞樾曰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近舉相對為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誤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贏餘也贏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櫽栝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匽所以制水櫽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王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隄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𢾅人云梁水偃也偃與匽通即堰字也梁與匽同義故以梁匽連文梁渠形相似遂誤為渠耳[illegible]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抴抴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馴致人也

或曰抴當爲枻枻檝也言如以檝櫂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盧文弨曰宋本抴抴多譌今悉改正韓說本攷工記郝懿行曰抴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抴即枻字枻俗作也言君子裁度己身則以準繩抴引人倫則用舟檝謂律己嚴而容物寬也楚辭九歌桂櫂兮蘭抴王逸注櫂楫也抴船旁板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楫所以擢舟也故因謂旁板爲櫂櫂者引也船旁板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抴俗字作櫂作抴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即用抴之義[illegible]用王念孫曰檠攷工記弓人恆角而達譬如終紲鄭注曰紲弓鞁也秦風小戎篇竹閉緄縢毛傳曰閉紲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士喪禮記弓有柲注曰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紲與抴同閉與柲同即淮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抴與繩對文若訓爲牽引則與繩不對若訓爲楫則於義愈遠矣

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

成事在衆○王念孫曰因求二字義不可通求當爲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正所謂因衆也楊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爲衆之誤甚明

故君子賢而能容罷

罷弱不任事者音疲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

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譬稱當在上句譬稱所以曉人故曰譬稱以喻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明之今本譬稱與分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並作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芬絜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慢也說並音稅稱尺證反薌與香同○王念孫曰芬薌和也方言芬和也郭璞曰芬香和調[illegible]之[illegible]欣驩芬薌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義與此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說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不使人賤之也○王引之曰上爲字涉下文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作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無爲字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忠愛之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或引禮記其言吶吶然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正或爲政）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㝠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是○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迂矣余謂謀救當爲諫救字之誤也[illegible]就[illegible]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止也論語八佾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倦時）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行如字○王念孫曰楊讀故言爲一句而釋之曰所以好言說以此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本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是以必辯也上文云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

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屬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四字竟成贅語矣

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首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分小辯謂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言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〇王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己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皆承此文言之而本分上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

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後聖賢之分具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不失其類謂不乖悖也居錯遷徙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千故反〇王念孫曰居讀爲舉言或舉或錯或遷徙皆隨變應之而不窮也王制篇曰舉錯應變而不窮君道篇曰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證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業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舉即廢居司馬相如傳族舉遝奏漢書舉作居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聖人之辯者也

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已可聽也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讜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流蕩故致實黨正爲貴也○郝懿行曰致緻黨讜竝古今字讜言卽昌言謂善言也此則士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讀爲質[illegible]也致實與黨正對文[illegible]楊注失之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無根本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蓋謂曉其口舌之辯也噡唯則節四字未詳或剩少錯誤耳○盧文弨曰正文均宋本作於郝懿行曰均當依宋本作於噡唯猶唯諾也節謂節制之也凡與人言然諾不欺此蓋本游俠之流盜名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兪樾曰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噡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噡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也噡字疑諾字之誤凡從

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噴是也俗書諾字或作喏因誤爲喏矣先謙案說文詹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釋文引李頤注詹詹小辯之貌俗加言作譫眾經音義十二引埤蒼云譫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譫又爲噡矣噡唯則節者或辯或唯皆中其節也義自分明不煩改字郝說尤非

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奇偉誇大也偃卻猶偃仰卽偃蹇也言姦雄口辯適足以自誇大偃蹇而已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盧文弨曰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并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王念孫曰彊國篇云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則前說爲是

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盧文弨曰梟宋本作澆注澆與僥同案澆字無攷僥亦澆之譌元刻作鴞亦未是莊子繕性篇澆淳散樸釋文云澆本亦作澆當從之喬宇嵬瑣喬與譎同詭詐也又余律反字未詳或曰宇大也放蕩恢大也嵬謂爲狂險之行者也瑣者謂爲姦細之行者也說文云嵬高不下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傀裁則

去樂鄭云傀猶怪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夸言傀行自勤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王之所禁也鬼當與傀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　郝懿行曰爲滿瑙也宇張大也鬼者崔鬼高不平也瑣者細碎聲也此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爲字所謂大言炎炎也鬼瑣所謂小言詹詹也此許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鬼瑣又見儒效正論篇上念孫曰元刻無欺惑愚衆四字校曠元刻是也宋本有此四字者依韓詩外傳加之也楊注但釋爲字鬼瑣而不釋欺惑愚衆至下文足以欺惑愚衆始擇之云足以欺惑愚人衆則此處本無欺惑愚衆四字明矣外傳有此四字者欺惑愚衆下文凡五見而外傳皆無之故得移置於此處若據外傳增入則旣與下文重複又與楊注不合矣兪樾曰楊讀爲爲諭足矣謂字爲夷則與諸誼不倫字當讀爲訂說文言部訂詭爲也然則爲宇猶言誦詭矣先謙案爲宇兪說是鬼瑣猶委瑣也鬼委聲近故相通借史記司馬相如傳摧崣崛崎崔崣卽崔嵬異文鬼之爲崣傀鬼之爲委矣相如傳委瑣握齪索隱引孔文祥云委曲也委訓曲則鬼亦訓曲正論篇云夫是之謂鬼說鬼說猶曲說也下文云吾語女學者之鬼容又云是學者之鬼也謂其容如彼卽是學者之鬼猶史記言曲儒也觀雜正論篇又云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英與鬼瑣對文英爲俊選之尤則鬼瑣爲委曲瑣細之尤言小人極不足道者也謝墉從盧校此句上有欺惑愚衆四字今案王說是從

元刻刪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混然無分別之貌存在也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

恣睢矜放之貌言任情性所爲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睢許季反○謝本從盧校作禽獸之行盧文弨曰元刻作香萃反王念孫曰呂錢本皆無之字是也據楊注云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行則無之字明矣性惡篇云禽獸行虎狼貪司馬法云外內禽獸行句法并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刪之字

不足以合文通治

不足合於古之文義通於治道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妄稱古之人亦有如此者故曰持之有故又其言論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衆人矣○郝懿行曰故者咨於故實之故謂其持論之有本也成理謂其言能成條理也故皆足以欺惑愚衆

是它囂魏牟也

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爲定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性也綦谿未詳蓋與跂義同也利與離同離跂違俗自絜之

跂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離力智反跂丘氏反○郝懿行曰此謂爲異於人以爲高者綦谿者過於深附利跂者便於走趨谿讀爲雞跂音爲企四字雙聲疊韻先謙案荀子多以綦爲極綦谿之爲言深也老子爲天下谿河上公注云人能謙下如深谿是谿有深義綦谿猶言極深耳利與離同楊說是也離世獨立故曰離跂跂企同字廣雅釋詁企立也曹憲注企部古文企字

苟以分異人爲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爲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已解上○盧文弨曰解見不苟篇彼作田仲田與陳通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權稱言不知輕重稱尺證反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大讀曰太言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僈輕也輕僈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王念孫曰上與尚同大亦尚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亦以大與尚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隱二年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並與此大字同義楊讀大爲太而以爲過儉約失之僈讀爲曼廣雅曰曼無也法言寡見篇曼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爲曼文選四子講德

論空何無用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繒蒲苴不能以射曼亦無也瞭睹知之謂曼曼差等謂無差等作僈者借字耳富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曾下文云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楊以僈為輕僈亦失之

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也○先謙案富國篇云羣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卽縣君臣之義**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銒也**宋銒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牼與銒同音口莖反

尙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尙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言自相矛盾也○王念孫曰下脩而好作義不可通下脩當為不循謂不循舊法也墨子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為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脩字相似而誤說詳讀脩形辯闕蠱楊注云以脩立為下而好作為失之**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王念孫曰取聽取從言能使上下皆聽從之耳楊云言苟順上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疏遠無所指歸也○謝本從盧校作反紃察之盧文弨曰注

反覆二字宋本無王引之曰元刻反作反是也反復也謂復紃察之也楊注云雖言成文典若反復紃察則疏遠無所歸則及爲反之誤明矣榮辱篇反鉛察之其字正作反紃鉛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禮論篇則必反鉛三年問鉛作巡祭義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漢之沿皆其例矣波案上取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作反不可以經國定分從於俗故法度不立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王不是禮義以不禮義爲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琉同琦讀爲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也王念孫曰惠當爲急字之誤也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故下句云辯而無用也下文無用而辯不急而察急字亦誤作惠天論篇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惡篇云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皆其明證也楊訓惠爲順失之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言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體統統謂紀綱也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禮記曰君子

蕊猶爾劇繁多也○盧文弨曰宋本正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郝懿行曰猶然而當依宋本作然而猶此誤本也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苟鄉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為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為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解佳買反○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僻違皆邪也[illegible]類者法也言邪僻而無法也方言類法也[illegible]齊曰類楚辭九章吾將以為類兮王注與方言同大元毅次七毅手之毅鳴不類測曰毅羊之殺言不法也是古謂法為類備效篇其言有類其行有禮謂言有法也也[illegible]王制篇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謂聽斷以法也[illegible]當國篇誅賞而不類謂誅賞不法也[illegible]類之言律也律亦法也故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律作類王制篇曰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荅法與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矣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怐怐愚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瞀闇也漢書五行志作區霿與此義同嚾嚾喧囂之貌謂爭辯也怐音寇瞀音楙。盧文弨曰注怐瞀訛作拘柔怐愁愚貌楚辭九辯直怐愁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傋瞀與此書儒效篇同詁憒作敄瞀又作婺務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毄頟郝懿行曰儒效篇云愚陋溝瞀注云溝音寇是也溝猶瞀儒凶字懋韻其義則皆謂愚蒙也漢五行志作傋霿[illegible][illegible]楚辭九辯作怐愁說文作敄瞀既作怐愁又作婺務又作瞀瞀並上音寇下音茂此等皆以聲爲義不以字爲義也嚾者呼也玉篇廣韻音渙義與喚同集韻或作讙音歡則其義當爲讙譁矣先謙案溝猶瞀儒者溝瞀儒也溝瞀訓愚闇中不當有猶字溝猶㬥辭詞助耳儒效篇愚陋溝瞀無猶字是其明證揚釋猶爲猶豫非也

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郝懿行曰茲者益也多也與滋義同俞樾曰楊注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世則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郭嵩燾曰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

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會合也大讀曰太奥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窔一弔反○王引之曰古無以斂然二字連文者斂當爲歙字之誤也歙然者聚集之貌言聖王之文章歙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敎厲匡衡傳曰學士歙然歸仁字亦作翕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義並同也楊注亦當作歙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謝本從盧校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曰元刻無則字[illegible][illegible]是也上文若夫二字總領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此二十句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韓詩外傳無則字[illegible]數[illegible]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則字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

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或曰時君不知其賢無一君一國能畜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乎未知其賢則無國能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晉語曰衆況厚之○盧文弨曰成名句卽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亢而未嘗郝懿行曰說古作兄其訓滋也益也長纍上也此言聖人之名有所埤益智長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爲臣也儒效篇亦有此言楊注不得其解王引之曰成名況乎下有脫文不可考楊注非儒效篇順下有得字彼文因此而衍則此文當有得字也林儀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文義正與此同據楊注亦當有得字俞樾曰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截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卽此況字之義

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財萬物

財與裁同○王念孫曰財如泰象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財亦成也蘇觀聽財萬物與長養人

民兼利天下連文是財萬物卽成萬物繫辭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儒效篇曰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王制篇曰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𨽥𨽥又曰序四時裁萬物賸臏兼利天下富國篇曰財萬物養萬民義竝與此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盧文弨曰著宋本從竹作箸下竝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少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流

湎然雖辯小人也（湎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盧文弨曰此數語又見大略篇彼作多言無法此少字似訛王念孫曰而與如同先謙案流湎猶沈湎說見勸學篇）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民務四民之務）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亦謂言辭敏捷也）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又賊害不測如神也○郝懿行曰小人雖有才智而其心險如山川賊害於物而其機變若鬼神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類楊注未了王念孫曰知而險與賊而神對文則知非美稱知者巧也[illegible]故下句即云為詐而巧言既智巧而又險賊也）為詐而巧（巧於為詐○俞樾曰為與偽通為詐即偽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偽詐不敢鄉幼官篇作為詐不敢鄉正與此同楊注非是）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聰察也○王念孫曰此本作無用而辯不急而察辯者智也慧也[illegible]論之辯下文言辯而逆乃及言[illegible]論耳無用而辯卽辯而無用非謂言無用而辯也[illegible]）

荀不急而察即察而不急非謂辯不惠而察也吟味[illegible]辭[illegible]上文云甚察而不急貽詠懸紓醂欄讎下隱辯辯而無用是其明證矣楊說皆失之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僻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王念孫曰飾非而好言其飾之工也好字當讀上聲不當讀去聲楊說非玩姦而澤玩與翫同習姦而使有潤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知如字勇而無憚輕死察辯而操僻淫為察察之辯而操持僻淫之事操七刀反○王念孫曰察辯二字不列騈埒蓋言能察能辯而所操皆僻淫之術也勸學篇曰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不苟篇曰君子辯而不爭察而不激荀子書皆以察辯對文不可枚舉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也○兪樾曰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為句謬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為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大讀為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亂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之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棄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為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惑不顧禍患也

負石而墜謝中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者之類也○郝懿行曰利足而迷所謂捷徑以窘步也負石而墜所謂力小而任重高位實疾顛也二句皆譬況之詞先謙案郝說是是天下之所棄也

兼服天下之心○先謙案宋台州本分段謝本它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盧文弨曰元刻知作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王念孫曰不爭先人當依上下文作不以先人今本以作爭涉下文與人爭而誤也韓詩外傳作不以欺誣人說苑敬慎篇作無以先人文雖不同而以字則同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爭與本書合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然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

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子、法乎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鄭云老成人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人仕合謂和合羣衆也○王念孫曰士仕當爲仕士與下處士對文今本仕士二字倒轉耶楊曲爲之說非樂富貴者也樂其道也○俞樾曰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先謙案富字當是可字之誤正文言樂可貴者也故注以樂其道釋之惟道爲可貴也下文君子能爲可貴注可貴云可貴謂道德也可互證樂分施者也施或所宜反○先謙案君道篇云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均徧不偏卽分施之義遠罪過者也遠于願反務事理者也務使事有條理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

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汙漫已解在榮辱篇恣睢者也恣睢已解於上貪利者也觸抵者也恃權埶而忤人○王念孫曰觸抵謂觸罪

過也此對上文違罪過而言楊云恃權埶而忤人失之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劉台拱曰箸是疑當作著定與上文盛靜等字為韻言有定守不流移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言其能也慎子曰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以害能為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好利不知足而詐為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恣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貌或曰縱當為縰傳寫誤耳縰與蹝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巨氏反縱所綺反○郝懿行曰縱與躧同本作數謂車迹也俗作躧假借作縱耳離縱者謂離其尋常躧迹而令人敬異也舉足望曰跂訾訓思也是也跂訾者謂跂望有所思量而示人意遠也此皆絕俗離舉措為名高之事故曰士君子所不能為也王念孫曰楊有前後二說前說讀訾為恣以離縱為離

於俗而放縱跂訾爲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非也後説謂縱爲縱之誤是也莊子在宥篇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與疊韻字荀子云離縱而跂訾離縱跂訾亦疊韻字大抵皆自異於衆之意也楊訓縱爲步而以離縱爲離於俗而步去跂訾爲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亦非凡疊韻之字其意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謝本從盧校作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劃屬上段盧文弨曰宋本之所下衍一能字今從元刻刪或疑此句因下文首句而誤衍案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世德堂本同案此文本作士君子之所能爲不能爲乃總冒下文之詞下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六句皆承此文而言宋本脫上爲字元刻又脫上能字盧既依元刻刪能字又不知此句爲冒下之詞而以爲承上之詞遂割出此句爲上段之末句誤矣又疑此句因文而衍則誤之又誤也先謙案宋台州本此句連上台州本即下謝呂本是分段之誤不自盧始也然王説自是今分屬下段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見汙爲人所汙穢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

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虛譽不能誘毀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良謂樂易也○俞樾曰楊注以冠在前爲進不詞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爲餕然則峻之爲進猶餕之爲進矣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或當爲莊祺然蕼然未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蕼當爲肆謂寬舒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之貌昭昭明顯之貌蕩蕩恢夷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恀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恀恀音紙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訾然未詳或曰與孳同柔弱之貌洞然恭敬之

貌。禮記曰洞洞乎其敬也綴綴然不乖離之貌謂相連綴也瞀瞀然不敢正視之貌○俞樾曰漢書敘傳姼姼公主師古曰姼姼好貌恀卽姼之叚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姼姼然好也楊注失之迂曲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也楊注已解於上○盧文弨曰元刻正文無容字今從宋本增郝懿行曰上嵬瑣注嵬與傀義同引大司樂鄭注傀猶怪也然則嵬容者怪異之容故其下遂以重文疊句寫貌之先謙案學者之嵬容猶言學者之嵬之容耳嵬容二字不連下文言是學者之嵬也卽其明證楊注說學者爲嵬行之形狀亦不以嵬容連文郝說誤

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常爲俛謂太向前而低俯也纓冠之繫也禁緩未詳或曰讀爲紟紟帶也言其纓大如帶而緩也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紟其禁反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

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塡塡然滿足之貌狄讀爲趯跳躍之貌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皆謂衆止無恆也瞡瞡未詳或曰瞡與規同規規小見之貌瞿瞿瞪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視瞻不下或大察也盱許于反○郝懿行曰狄與逖同遠也塡塡者盈滿之容狄狄者疏散之容也莫莫者大也瞡疑與嫢同嫢嫿華者細也方言細而有容謂之嫢然則莫莫者矜大之容瞡瞡者郤縮之容瞿瞿者左右顧望之容

盡盡者閉藏消沮之容盱盱者張目直視之容也凡此皆以相反相儷爲義俞樾曰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音近故假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濜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濜矣

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之貌謂好悅之甚佯若不視也瞞莫干反瞑母丁反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謂憎疾毀訾也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詬是學者之鬼也事業謂作業也儢儢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視事之貌說文云儢心不力也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謑詬罵辱也此一章皆明其狀貌而辨善惡也今之所解或取聲類假借或推傳寫錯誤因隨所見而通之也○盧文弨曰正文謑詬元刻作謑詢案說文謑胡禮切重文謨實一字也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思篇謑詢下引荀子作謑詢正與宋本合其引注駡辱也又與元刻同案漢書賈誼傳有奊詬亡節語同此彼集音絜元刻駡辱也下有謑音奊三字宋本無郝懿行曰此言學者之鬼容也瞞瞞瞑瞑謂耽於酒食聲色惛瞀迷亂之容也疾疾訾訾謂苦於禮節拘迫畏憚惰嬾之容也儢儢離離謂不耐煩苦勞頓嬾散疏脫之容也皆以四字合爲雙聲狀其醜態爲學者戒偷儒已見修身篇謑詢楊注以

爲詈辱是也本或作謑詬賈誼書所謂以詬亡節亦其義也弟佗其冠衶禫其辭弟佗其冠未詳衶禫當爲沖澹謂其言淡薄也○盧文弨曰弟本或作弟集韻音徒同反莊子應帝王篇有弟靡此弟佗義當近之與上所云其冠絻亦頗相似俗間本俱作弟作先謙案虞王本作第作與盧說合浙局本妄改作爲非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沈默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先王以爲嗛於志也○郝懿行曰嗛猶謙也抑退之貌楊注非仲尼篇云滿則慮嗛注云嗛不足也與此嗛同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性行所偏愚者效而慕之故有此敝也○郝懿行曰此三儒者徒似子游子夏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正前篇所謂陋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儒言在三子之門爲可賤非賤三子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雖逸而不懈惰雖勞而不慢惰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先謙案王制篇云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

有原注云原本也宗原者以本原爲宗也應萬變而不離其宗各得其宜是謂聖人也以宗原爲根本又云根本無變皆得其宜失之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王念孫曰仲尼之門人人字後人所加也邪文下文兩言皆足稱乎大君子之門皆與此門字相應則無人字明矣春秋繁露對膠西王篇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鑿髓仲風俗通義窮通篇孫卿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語皆本於荀子而亦無人字文選陳情事表注解嘲注兩引荀子皆無人字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伯讀爲霸或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兄子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汏般亦樂也汏侈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賦稅之半也公羊傳曰師喪分焉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

三十五詐鄰未聞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幷國三十五謂滅譚滅遂滅項之類其餘所未盡聞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也行下孟反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王念孫曰呂錢本險汙淫汰也下有如彼二字元刻無如字以彼字屬下讀元刻是也下文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正與此句相應則彼字屬下讀明矣呂錢本彼上衍如字則以如彼與若是對文與楊注不合矣[illegible]先謙案宋台州本亦有若如彼二字盧氏刪之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從元刻增彼字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大知謂知人之大也倓地坎反○俞樾曰說文覘暫見也睒暫視貌倓二字音義俱近倓即其叚字也倓然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失之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忘忿恚之怒外忘射鉤之讎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王念孫曰安語詞語詞說見釋詞安字下荀子書通以安案二字爲

忘其怒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三句文義甚明則忘其讎上不當有出字蓋衍文也楊注不得其解而爲之詞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不敢妬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世爲齊上卿今以其位與之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爲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敵扞管仲者也○盧文弨曰案注所引周禮出說文乃古周禮說也距古字拒俗字論語有經殘字其不可者距之郝懿行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朱子集注援此說之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序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爲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當爲平字之誤也隸書平字作𢆉與本相似致士篇曰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孟子離

曹篇曰君子平其政昭二十年左傳曰是以政平而不干周南芣苢序箋曰天下和政教平五伯猶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平政教三字本篇一見王制篇兩見王霸篇兩見其誤爲本政教者四[illegible]之[illegible]修唯王制篇之一未誤今據以訂正 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 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 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 鄉方略審勞佚鄉讀爲向趨也審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 畜積修鬭而能顚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戰鬭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王引之曰修鬭二字殊爲不詞楊注加數字以解之其失也迂矣王霸篇作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疑此亦本作謹畜積修鬭備而傳寫有脫文也此篇及王霸篇自鄉方略以下皆以三字爲何以是明之 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眞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眞仁也 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前章言五霸救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政故言其失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鬭必以義服不力服也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

使成文理以示天下。○王引之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竊謂委然文貌也委讀如冠緌之緌儒效篇緌緌兮其有文章也楊彼注云緌或爲蕤蕤之蕤與緌同音此云委然成文即所謂緌緌然有文章也禮記多以綏爲緌而說文飢餧字經典多作餧是從委從妥之字古多相通

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有災怪繆戾者然後誅之非顚倒其敵也

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所景反。先謙案羣書治要綦作甚

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春秋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文王征伐與此小異誅者討伐殺戮之通名

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盧文弨曰案溫字有誤或是盥字俞樾曰楊注所引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

周公卒業周公終下業亦時有小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

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也○王念孫曰安下本無以字此後人不知安爲語詞而誤以爲安定之安故妄加以字耳大略篇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誅謙案下無以字是其明證

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

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

百里而天下一以有道也。顧千里曰載下當有之字載之舍之對文二之字皆指道也富國篇以國載之是其證楊注載下已脫之字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埶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舍之雖有天下厚車之埶而不得如庶人壽終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於秦其子襄王又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

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歉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春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王引之曰嗛與謙同周易釋文曰謙子夏作嗛故與謹慎連文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親比於上而不回邪諂佞。王引之曰慎比卽順比[illegible]胡[illegible]言雖順比於君而不諂諛也楊分慎比為二義失之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

夸奢侈也 信而不處為嫌得信於主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其福也○謝本依盧校不下有忘字盧文弨曰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閒則忘字衍當去之王念孫曰宋呂本如是錢及各本俱無忘字先謙案忘字依注不當有從各本刪 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也言己之善竊如不合當此財利也○謝本從盧校善上有言字王念孫曰元刻無言字是也據楊注云善而不及而如也則善上無言字明矣注文云言己之善竊如不合當此財利也此言字乃申明正文之詞非正文所有也宋本有言字即涉注文而衍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元刻刪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隕穫 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若雖寵榮屈辱之終不可使為姦也 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 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應當侯維服事也鄭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

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纘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俞樾曰理字衍文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爲義楊注

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倘無理字也理字蓋卽重字之誤而衍者擅寵於萬乘之

國必無後患之術○先謙案求善處之術二十二字爲句與下必無後患之術也相應與前後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天下之行術一律楊失其讀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

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盧文弨曰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

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耐乃代反○王念孫曰能耐任之能而不耐任兩

能字皆衍文耐卽能字也[illegible]

道者言能任國家之大事[illegible]則慎行此道也今作能

耐任之者後人記能字於耐字之旁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而不耐任云云者而讀爲如言如不能任其事則莫若推賢讓能而

也今作能而不耐任者傳寫者旣能耐竝錄而能字又誤在而不二字之上也楊氏不得其解故曲爲之詞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於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於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成其道若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門人多仕於大國故戒以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雅旣明且哲豈云異哉○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曲爲之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其後不足之時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旤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之猶恐其及旤旤與禍同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也○郭嵩燾曰勝

當讀爲識蒸切說文勝任也言勇而好同能盡人之力則可以任天下之大事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推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王念孫曰輕謂輕忽也以其處重擅權覬上故志驕盈而輕忽舊怨以爲莫如予何也楊云輕報舊怨於輕下加報字失之以悉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已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炊與吹同僥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僵仆僥音竟。盧文弨曰元刻作音僵郝懿行曰洪氏頤煊以僥爲澆澆引說文澆漸而行郭慶藩曰字書無僥字僥當讀爲竟說文樂曲盡爲竟引申之凡終盡之義皆謂之竟炊而竟猶言終食之閒謂時不久也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墮許規反。先謙案墮毀也持扶助也解蔽篇云鮑叔甯戚隰朋能持管仲召公呂望能持周公也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

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以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俞樾曰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先謙案以事君二句上屬爲義言行天下之術如此也立隆句下屬爲義隆猶中也立中道而無貳心然後從而行之是乃行術也楊注似未晰仁人古通俞說是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愨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尼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勌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卽多立功勞省所景反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辟讀爲譬咶與舐同經緼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也經音徑○俞樾曰舐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眂天眂即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眂誤爲舐傳寫者又改爲咶耳先謙案漢書云湯夢咶天而王後漢和熹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咶之咶天古有是語故荀子引以爲譬俞說非彊國篇亦有此二語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愈讀爲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埶在上則爲上在下則爲下必當其分安有埶不在上而羞爲下之心哉

荀子卷第三

荀子卷第四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王念孫曰屬繫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繫言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繫屬天下故下句云惡天下之倍周也楊訓屬為續續天下之語不詞履天子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謝本從盧校作天下之籍王念孫曰宋本作天子是也錢佃考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此正作履天子之籍淮南汜論篇周公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語即本於荀子籍者位也謂履天子之位也下文言周公反籍於成王是籍與位同義彊國篇曰夫桀紂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故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楊以籍為天下之圖籍非也圖籍不可以言履[illegible]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

天下不稱貪焉假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略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鄷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郝懿行曰此總言之左傳爓牲斷言之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以校此數三當爲五或三五字形易於混淆故轉寫致誤耳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揆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導達揆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先謙案歸周者以周之天下歸之成王與反籍於成王文義一貫故下文又以歸周反籍連言非謂自歸其國周公歸政身在王朝卽使偶至其采邑固非事理所重不得以歸周爲詞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爲臣明攝政非篡己也天子也

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爲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爲嚮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王引之曰節上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言周公鄉有天下而今無成王鄉無天下而今有者變埶次序之節如此也據楊注云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則正文原有之字明矣榮辱篇曰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文義與此相似先謙案王說非也天論篇云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與此文一例節然猶適然說詳彊國篇楊注亦非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爲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

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謝本從盧校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注多仰易反易也五字盧文弨曰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抑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厭者合也倉頡篇云伏合人心曰厭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厭合也此厭字本義其音一劃切楊注厭然順從之貌義猶近之其音一涉反則非厭字古有二音二義說文厭笮也笮者迫也此厭音於輙切一曰合也此厭音一劃切荀書此厭訓合此篇下云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卽厭之段借楊氏訓爲猒足失其義也王霸篇云厭焉有千歲之固亦與此厭音義俱同楊注引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鄭注厭讀爲黶黶閉藏貌楊蓋不知假借之義鄭欲借厭爲黶故訓閉藏荀書之厭自用本義無取閉藏何必依鄭讀厭爲黶邪王念孫曰抑亦變化矣宋呂錢本並如是世德堂本同承上文而言言周公以枝代主君臣易位然後反籍於成王以明枝主之義其事抑亦變化矣然而天下晏然如一也抑亦變化矣五字不須注釋故楊氏無注元刻抑亦變化矣作仰易變化而妄爲之注曰仰易反易也集諸書無訓反易爲仰易者盧從元刻非人曰厭然安貌字本作懕或作猒又作愔方言曰猒安也說文曰懕安也玉篇懕音於廉切爾雅曰懕懕安也秦風小戎篇厭厭良人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小雅湛露篇厭厭夜飲韓愔愔昭十二年左傳祈招之愔愔杜注曰愔愔安和貌皆也下文曰猒猒兮其能長久

也王霸篇曰厭焉有千歲之固正論篇曰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義並與此同乃楊注於天下厭然猶一則云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延蹤躡䠟數蚣顯厭於胀胀兮其能長久則云厭然也於厭焉有千歲之固則云厭讀爲𦟀𦟀然深藏千歲不變改皆由不知厭之訓爲安故望文生義而卒無一當矣先謙案宋本作抑亦變化矣是也今依王說改正厭然王說是

非聖

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埶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王念孫曰埶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禮運在埶者去鄭注曰埶埶位也下文曰埶在人上仲尼篇曰埶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正論篇曰埶位至尊是埶與位同義楊以埶爲權埶失之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爲順下矣必不爲勃亂也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

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術困弃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郝懿行曰嗚俗字古止作烏烏呼而莫之應言儒雖困窮凍餧若不以禮聘致欲呼召之而必不能應也此對秦昭王輕儒而言必云烏呼者李斯諫逐客書擊甕叩缶歌呼烏烏眞秦之聲故以此言反之注以歎辭爲解不成文義王念孫曰嗚當爲嘄字之誤也嘄與叫同爾雅釿叫也郭注大叫注叫作嘄小雅北山傳曰叫呼也周官銜枚氏曰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淮南原道篇曰叫呼彷彿漢書息夫躬傳曰狂夫嘄讙於東崖並字異而義同上言嘄呼故下言莫之能應若作嗚呼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新序雜事篇作叫呼而莫之能應是其明證也先謙案楊郝二說皆非也嗚呼而莫之能應言儒者窮困之時人不聽其呼召也與無置錐之地句相儷然而句與而明句相儷文義甚明財成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王念孫曰廣雅曰閻謂之衖䢽巷窮閻即論語所云陋巷非謂里門也新序雜事篇作窮閻亦巷也故祭義弟達乎州巷鄭注曰巷猶閭也毀[illegible]漏讀爲陋巷之陋說文曰陋阨陝也陋屋與窮閻同意非謂弊屋漏雨也爾雅曰陋隱也大雅

抑篇倘不愧于屋漏郝箋曰漏隱也是陋與漏通羣書治要引作窮閻陋屋韓詩外傳作窮巷陋室皆其明證矣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言人所以莫不貴此人者其可貴之道在也文義爲長修身篇云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此非相篇云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句法一律俱無之字此作貴之不重貴字者下貴字或作〻轉寫者因誤爲之字耳君道篇云夫文王欲立貴道又云於是乎貴道果立正與此貴道同義

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粥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盧文弨曰正文以待之下俗本有者字郝懿行曰豫與序同古字通用早正市價以待之故鬻者不復論序也劉台拱曰孔子將爲司寇而得之人蚤自修正以待之所謂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王念孫曰蚤正以待之與下文孝弟以先之皆指孔子而言若謂魯人蚤自修正以待則與下文不類矣王引之曰豫猶誑也周官司市注曰使定物賈防誑豫是也[illegible]防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不豫謂不誑也又禁耕

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誑也豫猶一聲之轉方言曰猶詐也詐亦誑也惑謂之猶亦謂之豫胱猶鐭詥踖黔鶩鬻鬻詐說惑人謂之猶亦謂之豫此轉語之相因者也豫又作儲家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儲與奢古聲相近說文曰譸張也爾雅曰侜張誑也亦古訓之相因者也然則市不豫賈者市賈皆實不相誑豫也淮南覽冥篇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史記循吏傳曰子產為相市不豫賈謙鬻転豫覩贖賤还說苑反質篇曰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義並與此同說者皆謂豫為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俞樾曰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脩故誤為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為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希亦與脩字右旁相似先謙案豫賈王說是必蚤正王俞說是

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問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謝本從盧校作罔不必分盧文弨曰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郝懿行曰必字誤衍應依新序五作罔罟分說苑七云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正與新序同為一說

事劉台拱曰罔不分當作罔罘不分罘兔罟也一曰麋鹿罟也新序卷一作畋漁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五作罔罟分有親者取多與此文大同元刻作罔不必分妄增必字不可從王念孫曰呂不分宋呂錢本竝如是不郎罘字譌所[illegible]刪先謙案宋本是今依諸說刪必字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盧文弨曰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乃官形見也○王念孫曰官與朝對文曲禮在官言官在朝言朝鄭注曰官謂板圖文書之處是也富國篇亦曰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楊云官百官失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齊應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君當爲若字之誤也此若義猶云此義若亦此也[illegible]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此若義三字承上文而言言此義信乎人通乎四海則天下莫不應之也新序雜事篇作若義信乎人矣是其明證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

若義也[illegible]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
何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史記蘇秦傳曰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於蘇偕諧[illegible]謙皆竝用此若二字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
謂儒名可貴白明顯○盧文弨曰俗本注末有之貌二字顧千
里曰治疑當作願願榮辱篇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
而願楊注願猶慕也王制篇若是名聲白[illegible]天下
願楊注願謂人人皆願致士篇而貴名白天下願楊注天下皆
願從之也此願同榮辱篇之願此天下願同王制篇致士
篇之天下願明甚楊此篇無注蓋已誤為治其實非也故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
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
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
車所至人力所
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
盧文弨曰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師者
眾也言合四海若一家成為大眾謂眾所歸往也王制篇及議
兵篇義亦同辟雍師人也此言人無共義則一注云師長非也
先謙案如郝說夫是之謂人眾不詞甚矣師長之義甚古長亦
君也周語古之長民者韋注長猶君也廣雅釋詁長君也人師
猶言人君矣王制篇議兵篇語意亦同楊注竝訓師長又王制
篇云上無君師正論篇云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又云

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禮論篇云尊先祖而隆君師皆作君長解若如萷說豈可通乎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

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也○謝本從盧校作仁人隆也王念孫曰呂本作仁之隆也是也此言先王之道乃仁道之至隆者也所以然者以其比中而行之也楊云仁人之所崇高也失之錢本作仁人隆也即涉注仁人而誤比順也從也[illegible]言從乎中道而行之也楊以比為比類未確先謙案下文以禮義釋中則比中即論語義之與比之意王說是也仁之隆也義長依呂本改正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謝本從盧校作人之所道也無君子之所道也句盧文弨曰宋本作人之所以道也下又有君子之所道也句今從元刻刪

正　王念孫曰盧說非也人之所以道者道行也謂人之所以行也君子之所道者道爲人之所以行而人皆莫能行之唯君子爲能行之也二句本不同義後人以爲重複而刪之謬矣下文君子之所謂賢者八句正承此君子而言則此句之非衍文甚明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今據以補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王念孫曰案後說是也解蔽篇曰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有所止矣

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

通財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先謙案備用猶言械用說見王制篇

不卹是

非然不然之情〇王引之曰然不然本作然不然即然否也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也是其證取舍與然不對文是非與然不亦對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性惡篇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誤與此同先謙案卹恤通用柰案不惟楚文崇非恤顛也**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藉也謂相蹢藉撙抑皆謂用陵轢也怍慚也〇盧文弨曰正文末有也字今從元刻刪**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制片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後下亦有譎德而序位之語〇盧文弨曰注末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訛今從元刻洪頤煊曰字皆無論字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文與此同論疑即論字之譌正論篇圖德而定次圖謀亦論也譎字又譌作譎王念孫曰作譎者是也作譎者譎之譌耳譎決古字通譎對就誑桀譎譎譎謂決其德之大小而定位次也下文譎德而序位是其明證又君道篇譎德而定次今本作論德論字乃後人以意改之證譎譎譎德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荀子之本作譎甚明或據君道篇改此篇之譎德爲論德非也又正論篇圖德而定次舊校云一本作決德亦當以作決者爲是作對者蓋亦後人所改**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

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先謙案楊說非也不得進其談不敢竄其察文義一律竄與進意亦相配不得解竄爲逃匿也大略篇云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矣注竄容也此竄亦當訓爲容言二子無所容其察辨也呂覽審分篇無所竄其姦矣竄字意正與此同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王念孫曰事行呂本作行事錢本及各本行事皆作事行盧從呂本上文云事行無益於理者廢之知說無益於理者舍之此云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皆承上文而言則作事行者是也仲尼篇云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汏也[illegible]王制篇云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皆其證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行事今從王說改正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

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君子卿人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劉台拱曰上愚猶言極愚楊注非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盧文弨曰正文曾不如下宋本有好字元刻無郝懿行曰古人重畜問富數馬門材與馬不獨相牛馬之有經也後世廢久矣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汝爲鬼爲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姑然

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士者修立之稱○先謙案楊以彼爲儒學者釋彼學者三字非也下言行之曰士上言爲儒學之人於義爲複矣彼學者三字讀斷與上其唯學乎正相呼應曰士也猶言謂之士也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王引之曰楊說非也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幼而彗齊長而敦敏內則曰惇行孝弟嶶𪓐字是敦爲勉也說文慔擭勉也爾雅曰慔慔勉也釋文慔音墓亦作慕是慕爲勉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此承上文而言言能行之則爲士行而加勉則爲君子故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非徒厚慕之而已也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竝比也鄉音向涂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王引

之門楊以效爲明白既明白門室之別矣何又不能決乎乃又云言所知淺也此則曲爲之解而終不可通今案效者考也驗也覈觀考驗門室之別會混然不能決言其愚也古謂考爲效說見經義述聞梓材及曲禮先謀案王說是議兵篇隆禮效功楊注亦云效驗也

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愨而知矣哉

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識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盧文弨曰而持之而與如同俞樾曰楊注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圜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隸書圓字或作圓或作圓皆與圖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爲圖耳

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鐺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王引之曰此胥靡非謂刑徒人也胥靡者空無所有之謂故荀子以況貧胥之言疏也蝸孱能艤紐鑑佃縭醯螭諠斟綢儕蛀鞴紳繳鯀鱗鏻散鯀鮚低騎歐行疏空也靡無也胥靡猶言胥無春秋齊有實胥無益取此義也漢書揚雄傳客難曰胥靡爲宰寂寞爲尸胥靡與寂寞相對爲文是胥靡爲空無所有之意騷髒惆輤翻魑韃韃鵝艫騶斷題

之洪楙失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眾多之貌行貣行乞也貣土得反。郝懿行曰屑或細之貌至寶不必盈握故以瑣細言之屑今作屑溢作鎰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爲衣則不可衣著。盧文弨曰案已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郝懿行曰上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注引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注僂疾也按僂皆屢之假借字釋詁云屢疾也售者讎之俗字詩曰賈用不讎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資也。先謙案楊說非也此言藏寶者不可衣食不可僂售然而人謂之富者以其有大富之器也不指學者言下文是杅杅亦富人始就學者之富言之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王引之曰聽居居視于于與富意無涉案方言于大也文王世子于其身以善其君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易則易于則于正義亦曰于謂廣大重言之則曰于于上文曰治天下之大器在此又曰大富之器在此是言學之富如財之富也故曰是杅杅亦富人已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

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埶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也○王念孫曰道當爲遁字之誤也遵遁即逡巡文選上林賦注引廣雅曰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問篇作遵遁孆嬲晏子問篇作逡遁又作逡循莊子至樂篇作蹲循漢書平當傳贊作逡遁萬章傳作逡遁三[illegible]注作逡遁字異而義同遵遁與夸誕對文遵遁則積承上文讓之則至而言夸誕則虛承上文爭之則失而言故下文云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遁於[illegible][illegible]誠言以退讓自處也若作遵道則其夸誕不對且與上文不相應矣楊依遵道爲解故失之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謝本從盧校起下有之字盧文弨曰正文起之宋本無之字王念孫曰宋本是也貴名起如日月言貴名之顯箸也[illegible]起下不當有之字

元刻及世德堂本有之字乃涉下句天下應之而衍呂錢本皆無之字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illegible]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聲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

○王念孫曰譽非名譽卽與字也[illegible]精[illegible]言雖比周以求黨與而[illegible]黨與愈少也[illegible]此下句鄙爭而名俞辱乃言名譽耳元刻譽作與本字也宋本作譽借字也小雅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語皆本於荀子黨亦與也又臣道篇推類接譽以待無方[illegible]方譽亦讀爲與與亦類也周語少曲與與焉韋注曰與類也言推類接與以待事之無常者而應之也楊以譽爲聲譽失之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爲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先謙案正論篇云顛跌碎折不待頃矣與此粹折義同彼用本字

身不肯而誣賢。先謙案不肯而自以爲賢是誣也下文云內不自以誣可證誣賢二字之義若道篇云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與此誣賢意同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傴僂也伸讀爲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僵升高則頭頂尤低眾故指而笑之者愈眾。劉台拱曰伸蓋卽僂字之譌故明主譎德而序位先謙案譎決也說見上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爲治辯之極也。先謙案辯亦治也說見不茍篇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王念孫曰交如上下交征利之交此承上文而言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是上下交不相亂也交不相亂四字連讀富國篇云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文義正與此同楊云交謂上下相交接則誤以上下之交連讀矣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提行今衆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劉台拱曰養生猶言

治生故曰民德未及乎莊生之徒王念孫曰民字對下士君子聖人而言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盧文弨曰案宋本橋从木臣道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从木元刻从手亦可通劉台拱曰韓詩外傳引此作行法而志堅鄙據楊注行有法度明行法與志堅對舉不當作至王念孫曰法者正也言其行正其志堅[illegible]字故下句云不以私欲亂所聞也右謂正為法說見漢書賈鄒枚路傳先謙案荀書至志通借正論篇其至意至闇也楊注至當為志是其證臣道篇云相與彊君撟君盧校云撟宋本作橋羣書治要作撟明荀書以橋代矯也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先謙案所隆謂其所尊奉者言能推崇其道而大之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

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

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

趨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

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也。謝本從盧校聖人作賢人盧文弨曰賢人舊作聖人誤劉台拱云博若一人博當爲傳議兵篇和傳而一亦當作和傳皆字之誤也而一如一也億萬之衆視附若一人卽所謂相傳如一也王念孫曰博與傳皆博字之誤也博卽專一之專億萬之衆而專若一人卽所謂和專如一也管子幼官篇曰博一純固說仆關則獨行而無敵呂氏春秋決勝篇曰積則勝散矣博則勝離矣淮南兵略篇曰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古書多以博爲專詳見管子又曰自脩百王之法以下十句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曰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下文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乃涉此文而衍[illegible]不知下文之衍又以哀公篇孔子對哀公語有如此則可謂賢人矣一何在君子大聖之間遂改此文之聖人爲賢人以別於下文之聖人不知本書之例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孔子對哀公者不同上文云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脩身篇云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解蔽篇曰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皆以士君子聖人分爲三等與此文同一例不得於君子之

上添出賢人名目各本及韓詩外傳皆作聖人無作賢人者[illegible][illegible]先謙案平正猶平政也孟子萬章篇君子平其政王制篇云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富國篇云平政以齊民與此平正和民文義一律正政古字通王霸篇云立隆政本朝而當富國篇云隆在脩政矣二政字皆當作正彼借政爲正猶此借正爲政也博當爲搏王說是盧改聖人爲賢人誤今正

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盧文弨曰正文有理各本作有條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

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作儼○盧文弨曰注干以各本皆誤倒今從明虞王合訂本移正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余謂分分當爲介介字之誤也[illegible]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彼注云介然堅固貌引繫辭傳介如石焉此介介亦堅固之貌也固守不變始終如一故曰介介兮其有終始若作分分則義不可通又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分亦當爲介介然堅固貌言誠心介然上下相通也若作分然則義不可通楊彼注云善惡分然亦失之兪樾曰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先謙案王兪二說並通據下

文又言綏綏兮其有文章則王義爲允、

猒猒兮其能長久也

猒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也○先謙案猒猒兮猶安安然說見上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殆危也、俞樾曰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卽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罕見王霸篇曰慄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慄讀爲落落有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慄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有形容之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

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郝懿行曰炤蓋照之或體字也經典罕用釋蟲熒火卽炤用炤字顏氏家訓風操篇云劉縚兄弟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今讀書可知炤字由來已久蓋起於周秦之間矣王霸篇亦有炤字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

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王念孫曰脩讀爲條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曰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是條條爲行貌故曰條條兮其統類之行也作脩者借字耳[illegible]脩[illegible]騷姱[illegible]名騷曰好脩摧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餘敍雄報[illegible]楊以脩脩爲整齊貌與行字義不相屬王引之曰統類上不當有用字蓋涉上句而衍

綏綏兮其有文章也

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葳蕤之蕤

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

熙熙和樂之貌

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

如是則可

謂聖人矣先謙案此何衍、文說見上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爲浹浹周洽也。王念孫曰正文挾治二字元刻及世德堂本竝作挾洽洽字乃涉注文周洽而誤盧從元刻非也呂錢本洽竝作洽挾與浹同全體皆善故曰盡善全體皆治故曰浹洽挾治與盡善對文若作挾洽則與盡善不對矣王引之曰萬物上當有曷謂固曰四字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與曷謂神曰上下正相呼應曷謂固與上文之曷謂一曷謂神持文同一例曷謂神曷謂固承上執神而固言之下文神固之謂聖人又承上曷謂神曷謂固言之今本脫去曷謂固曰四字則與上下文不相應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王說是改從宋本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劉台拱曰之下當有道字與上兩之道對文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

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亂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 雅正也文飾也 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 ○郝懿行曰光猶廣也光廣古通用詩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是也 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至謂盛德之極 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是皆謂儒也鄉讀曰向、盧文弨曰正文兩如字俱讀爲而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 言其德盛 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 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 戶牖之間謂之扆也、謝本從盧校作履天下之籍盧文弨曰宋本作履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王念孫曰正論篇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汪氏中亦云作當爲立古無坐見諸

侯之禮鈔者淺陋以意改之先謙案天子之籍是也說見上今改從宋本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適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盧文弨曰正文至汜當作至汜左傳鄗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從巳不從巳其地在成皋之開又漢高即位於汜水之陽在定陶漢書注音敷劒反非周師所經也汜汎懷壞以音成義楊氏不知汜當為汜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水汎溢下疑當有壞道二字王念孫曰汪氏中曰汜當作汜音汎字从巳不从巳其說是也然荀子所謂至汜者究不知為今何縣地盧用汪說而引左傳鄗在鄭地汜為證隱年十案杜注云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則非周師所至不得引為至汜之證矣至共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共音恭○盧文弨曰案共

頭即共首見莊子王念孫曰此八字亦汪氏中校語也共首見讓王篇共頭又見呂氏春秋誠廉篇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

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益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

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

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

遂選馬而進

選簡擇也○俞樾曰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戒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與圍馬選矣謂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

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於百泉

厥旦於牧之野

厥掩也夜掩於旦旦謂未明已前也厥於中反○俞樾曰楊注未明已前謂之厥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止云厥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厥旦當作旦厥厥讀爲歷彊國篇如牆厥之注曰厥讀爲壓此文厥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暮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

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犧彼云晨壓矣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後也鄉讀曰向郝懿行曰倒戈之語非荀所傷易鄉者蓋謂紂卒辟易奔北耳未必倒戈相殺也孟子不信漂杵荀子不傷倒戈其意正同楊注援以釋荀恐非遂乘殷人而誅紂乘乘其倒戈之勢○盧文弨曰正文誅紂上元刻有進字郝懿行曰乘者覆也謂覆其上也注非書序云周人乘黎僞孔傳乘勝也亦非先謙案注乘字各本不重今從宋台州本增一乘字文義較足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仆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盧文弨曰護與濩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閭不閉閭門扇也

○盧文弨曰宋本閑作閒係俗體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也○劉台拱曰蘄蓋與圻同言四海一家無封疆之限也淮南俶眞訓四達無境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戒矣哉太平如此復誰備戒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先謙案弓宋台州本作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俞樾曰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輒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徵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盧文弨曰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接下文語勢方脗合王念孫日此三十二字涉非十二子篇而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爲狂妄之言○先謙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仁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爲治一也稽攷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

傑化之，嵬瑣逃之（倍下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爲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蓏隴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倮爲嬗。韰音下界反，倮音果。嬴音獲，静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强爲儒服而無其實也。○盧文弨曰：韰當作韰。所引說苑見復恩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也。蟹螺彼作蟹堁，鄰圃作臣鄰，皆當從彼爲是），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故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

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安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郝懿行曰殺蓋敦字之誤下同楊氏無注知唐本猶未誤

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僞謂行僞而堅行下孟反○郝懿行曰僞與爲同行動作爲也注非劉台拱曰荀子書言僞者義皆作爲此行僞韓詩外傳作行爲王念孫曰行僞二字斷[illegible]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於正論及賦篇者後人皆已改作爲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爲詐僞之僞矣然而不知惡鴟[illegible]與下然而明不能別對文則惡下不當有者字

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盧文弨曰別上宋本有分字今從元刻刪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婢延反辟讀爲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貺也億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四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王念孫曰舉讀爲相與之與鎮遨隨作僻隨現雜謂交

其上客以求助也楊以眾為獲美於義疏矣又曰億蓋億字之誤說文億安也從人意聲億左傳國語通作億億行而億字廢矣億然安然也言俗儒居人國中苟圖衣食娛上安然若將終身而不敢有他志也俞樾曰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生以為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非其義王氏讀舉為與是也解為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為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不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俞樾曰楊注斷明不能齊為句此失其讀也齊讀為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盧文弨曰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

注不合王念孫曰唐風羔裘傳曰自用也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內不用之以誣己外不用之以欺人楊釋下句云不自欺人失之

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爲後王以古持今當爲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盧文弨曰案元刻作以一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劉台拱曰後王謂周也以古持今亦謂以文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爲以今持古非

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㤜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于忽反儗讀爲疑㤜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㤜作也

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王引之曰張法而度之韓詩外傳張作援晻然同貌也韓詩外傳作奄然爾雅弇同也郭引詩奄有龜

案[illegible]然弇奄晻並通楊云晻與暗同失之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小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也○俞樾曰楊注斷久字為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為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則以三年為則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先謙案俞說是久而後三年者猶言久至三年也推極言之宥坐篇云綦三年而百姓往矣與此同意

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王念孫曰楊讀伯為霸非也信如楊說則是大儒用百里之地而可以王用萬乘之國而僅止於霸也斯不然矣今案伯讀為白[illegible]白顯著也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illegible]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日而白猶一朝而白耳韓詩外傳曰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白詩曰周畢

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此尤其明證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盧文弨曰此節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明之爲聖人通明於事則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雖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氏然也。盧文弨曰案漢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從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云能自言其能。盧文弨曰楊氏注非十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

此處似未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言身之所爲猶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時有此成語謚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能則速成更雖強通王念孫曰下文云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則云能非自言其能之謂也知勇云能皆出於天生而非出於人爲則云能非營幹之意也今案云者有也言無師無法而有能則必爲亂有師有法而有能則其成必速也楊注非十二子篇引愼子曰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云能有能也法行篇曾子曰詩曰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云益有益也古者多謂有爲云大雅桑柔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使有不逮也爲民不利如云不克言如有不克也云字或作員秦誓曰雖則員然言雖則有然也貽粦鄰難訖勦隨醜講韓緝嫭姚鼓蹤娶釋詁[illegible]故嚴雖曰員云有也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晉語其誰云不從韋注曰誰有不從

察則必爲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聰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也○王念孫曰論決也言辯事則速決也後漢書陳寵傳季秋論囚注云論決也楊說論字未了先謙案注聰各本謂聽據宋台州本改正

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

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於積習謂化為善也○盧文弨曰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已下全不同作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俗閒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悉據元刻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受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盧文弨曰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情王念孫曰此及下文楊注所稱或說改情為積者皆是也下文皆言積不言情是其證前說皆非又案不足以獨立而治上當更有一性字言性不足以獨立而治必待積習以化之也故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為之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干故反并一而不二

所以成積也并讀爲併一謂師法二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爲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盧文弨曰元刻作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爲六極言積近以成遠涂之人百姓。先謙案人百姓猶言衆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反讀爲販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爲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

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一堯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爲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爲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王念孫曰人論二字乃目下之詞論讀爲倫倫類也等也謂人之等類即下文所謂眾人小儒大儒也下文又云人倫盡矣榮辱篇云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作論者借字耳[illegible]楊說失之又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論亦讀爲倫謂人臣中有此四等也楊云論人臣之善惡亦失之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王念孫曰漫亦汙也方言浼洿也東齊海岱之閒或曰浼洿與汙同浼與漫同呂氏春秋離俗篇不

漫於利商注曰漫汗也楊讀漫爲謾欺之謾分汗漫爲二義失之凡荀子書言汗漫者並同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眾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眾人謂眾庶也○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是甚字之誤言甚愚而冀人以己爲智也又曰呂本其作甚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甚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先謙案知而好問不自以爲知也楊注非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爲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爲天子三公小儒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捴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差盡於禮也○王念孫曰檢式皆法也文選演連珠注引蒼頡篇云檢法度也是檢與式同義言治人以禮如寸尺尋丈之有法度也楊分檢式爲二義失之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准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王念孫曰壇堂基也[illegible][illegible]坰[illegible]謂宇屋邊也言有壇宇猶曰言有界域即下文所謂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非有所尊高之謂也先謙案道有一隆謂有所專重如下文問政則專重安存問學專重爲士問治法專重後王是也非厚於一之謂楊說失之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先謙案安存以百姓言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爲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遠則爲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爲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內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也 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先謙案如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軍旅未學 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先謙案如樊遲問學稼學圃孔子荅以不如老農老圃 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 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弟四